2024年7月3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景珈山 联系电话：0931—8926230 e—mail:3645537344@qq.com 民主协商报

草木情

□ 路 军

我喜欢草木，喜欢置身于其间的绿意盎然，心轻松，安闲自在，这世上，我以为水和草木具有包容一切的旷达胸襟。

自古至今，屈原吟诵“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纯洁清高，曹操“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的美好祈望，张华“仁及草木，惠加昆虫”的炽热情怀，孟浩然“涧影见松竹，潭香闻芰荷”的清新画卷，苏轼“野阔牛羊同雁鹜，天长草树接云霄”“去年新柳报春回，今日残花覆绿苔”的生生不息，都带给我对于草木的热爱之心。

古老的《诗经》中关于草木的句子比比可见：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山有扶苏，隰有荷华。这是古典里的草木情怀的浸润。

我的故乡滋养了我的草木意识。大致四、五岁夏日的一个早晨，母亲扛着锄头去北梁还是郑杖子支援修梯田了，父亲去学校上班，我和弟弟坐在门前青石板上玩。头顶绿茵，健壮高大的刺槐叶子缝隙一闪一闪的光亮，仿佛藏着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抬头盯着，绿意飘落，它就那么深刻地沉阔心底，隔了长长的岁月，依旧记忆犹新。

那是与草木结缘的起点。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直到现在，我很容易回想起与草木结缘的往事。

放了学，书包一扔，就跟着几个伙伴，去山里玩。这几乎是我读小学的恒定节奏。南山东侧流水经年，劈出一条深沟，沟口宛如南山顶上悬着的大喇叭，喇叭口好像一把折扇，扇面上婷婷而立一些白杨。绕着树跑，你追我，我追你。春风拂开了绿叶，能爬树的蹭蹭上了树，树枝摇晃，折一段杨树枝，细细揉搓，搓出一条树皮管，呜-呜-呜，如箫声低沉，也有尖厉的，有一些唢呐嘶哑的味道。绿色化作了音符，摇曳心扉。

沟谷的两侧土坡，灌木之外，便是杏树居多，年岁长的杏树，树干黑黢黢的，皱纹纵横，仿佛一张高低起伏的地形图。那时候的父亲，脸上没有这样粗粗的皱纹。有一年，我回故乡，在故乡东南的一处山坡前，忽而见到一棵杏树斑驳的树干上，冒出了几朵小花，洁白，清纯，生命力蓬勃。很喜欢。我手捏着相机，细致地构图，给它们一个和和美美的存在。

在草木前，我喜欢凝神看着，读着，那是没有文字的一本沧桑之书。年年都可见山岭上的杏树、梨树、文冠果、胡枝子、诸葛菜等，无论在故乡还是小城周围的山上，没有停止过阅读，草木本身就是一本厚厚的书，值得一辈子阅读。

南山好玩的地儿是郁郁葱葱的松林。那是爷爷那一代人年轻时栽种的油松，已经有大瓷碗口粗了。风来了，松涛响了，大海一样的气势。松树根儿附近的那种草，跟女孩子额前的刘海差不多一样柔顺。蘑菇喜欢藏在潮湿的草里面，犹抱琵琶半遮面。一次，黑漆漆的夜色，几点星光闪烁，寒意如村庄前的流水一样漫过心胸，漫过沉静的村庄。我跟着母亲，去南山松林捡蘑菇。松树林送走了黑夜，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沟谷最深处的那处土坡，溪水蓄积了一个小小的水泊。水畔，绿草茵茵，隔着水泊，我看见了那束高高花茎上髻着的那一朵犹如蝴蝶飞舞的淡粉色的花儿。我并不知道什么名字。一刹那，青春一样的俊秀、美丽、高雅，直到今天也没有丢失。我的母亲那时候，多么年轻。不上学的日子里，我常常跟着她去山里采摘、地理薅草、锄地、收割，我藉此认识了一些拉拉藤、赖草等草木，它们丰富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情感。

草木滋养了我的身体与精神。爷爷那一代人不仅仅在阴坡栽了油松，岩石裸露的贫瘠砂土地上栽了杏树，还在一些山坳、山腰地栽了苹果树、梨树。小西北沟等地，都有大小不一的果园。收获的季节，每家可以分到几篓子果品，香甜的滋味，岁月的馈赠。

欧李甜了，吃欧李；山枣红了，摘山枣；高粱乌麦露出头，掐掉，满嘴乌黑，犹如吃了墨汁一样。母亲的菜园里，从春天的苦麻菜蘸酱、第一盘炒角瓜，到冬天白菜炖粉条，年午夜的白菜馅饺子。春夏秋冬，故乡的菜蔬，将我养育成一个健壮的小伙子。

我的木工父亲

□ 严来斌

我的父亲很普通，在木工行业工作了大半辈子，还是一个小木匠。认识他的人都喊他“严师傅”，但这并不都是对他木匠手艺的称赞，更像是对他在木工行业坚持的一种宽慰。

每天下班回家，他身上都沾满木屑和灰尘，头发、眉毛和耳朵，涂抹一层灰白相间的颜色，仿佛一场局部的风雪。母亲已做好晚饭，我们等他洗漱完，一起吃。

父亲很少给我讲关于他工作上的事情。在我上中学时，父亲才在乡下自建了一幢三层楼高的小房子。从那时起，我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一张床和一盏灯，那就是我的小天地。有次，我过生日，对父亲说，想要一张小书桌。父亲听后，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让我在学习上继续努力。

小书桌迟迟没有后续，我也日渐淡忘了。有天，我和往常一样，吃完饭，上楼休息。一张小小的书桌和一间大大的书柜就立在临窗的位置，书柜里整齐摆放我这些年收集的图书。我走近查看我的新朋友，刺鼻的油漆味早已散去，酒红似的颜色装扮了我整个读书时代。坐在书桌上读书和写字，一种独有的味道，扑面而来。

工作以后，我很少回家，见父亲的次数就更少了。偶尔通一通电话，也只是简单问候了几句。有一年，年假时间很长，我在家乡多待了一段时间。一次，下大雨。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让我先接母亲回家，他今天要加班到很晚。我第一次到父亲上班的地方。在小镇上，一个偏僻的工厂，竹林和香樟有些年代了，树叶上凝固的油漆，仿佛过期的牛奶，和我们认知中的乳白色很不一样。我等了好一会，栓在门口的小狗也叫得累了，慵懒地假寐，余光中依然提防着我。日薄西山，余晖落在厂房的屋顶，有层次地铺排，好像一树欲燃的枫叶。母亲从工厂出来，拎着一包换洗的衣物，走得很慢，小狗看见来人，尾巴摇得更欢快了。

我接上母亲，从小路回家。一路上，稻田还没插秧，土地显得空旷，晚风扑在脸颊，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雨势越来越大，我不由得有些担忧。母亲好像习惯了一般，安慰我，给我指路。

回到家，母亲开始生火做饭。我在厨房，给土灶添柴。我们吃完晚饭，母亲将剩余的饭菜温在锅里，等父亲回家。

夜半，我侧卧在老家的床上，心里很是踏实。月亮穿过窗子，倾斜在地面的瓷砖上。屋内陈旧的书桌和书柜，这些年来都没有更换。它们都是我父亲的作品，和他的爱一样深沉，一样沉默。

夏天，该到田野里去走走

在夏天来的时候，
该到田野里去走走，
被风吹过的稻田，
一定是翠绿又清新；
炫耀着自由的稗草，
已将头探出了稻群；
沾染了泥土的小黄菊，
倔强地从沟渠深处抬起了头，
听听虫，听听水，
然后花朵与花朵击起了掌；
带着雾气的菜粉蝶，
将白色落入绿色的叶间，
用它彩绘的双翅，
踩着阳光一开一合。
到田野里去走走吧，
在夏天来的时候。
挽起裤腿，光着脚
踩着田埂，踏着青草，
风吹散了迷雾，
也吹皱了池塘的清水，
看田边游动的光影，
那是时间踩下的足迹
——它随时都在向前。 （李 冰）

拍花记

其实它们不是在等待我的镜头
它们自在、明亮，兀自守着小小的芬芳
——河畔的两朵蓝色小花，掩映在绿叶中
好像是蓝天掉下来的两小块
初升的阳光，给它们留下小小的阴影：
没有抹掉的夜色的痕迹
它们用摇曳的身姿，描绘路过的微风
用凸出的花蕊，比喻来访的蜜蜂
用蓝色的花瓣，形容起舞的蝴蝶
它们接受过露珠的吻，接纳过鸟儿的赞美
甚至，隐藏过星星悄悄说出的秘密
河畔绿草如茵，野花星布
流水带着花香走向远方。两朵蓝色小花
冒号一样，说出朴素、热爱以及向往
此时，无论变焦还是广角
我都无法表现它们的善和美
就像万物对大地的感恩，无法描述 （刘 建）

麦香

我站在陇亩边缘
探出身子四望
周围的一切都依稀沉浸在
少年的记忆中

麦芒刺破天空
季候的风就漏了过来
我的目光迷失在
那一片金黄
弥漫着淡淡的香
而颤动的空气中
不肯离去

不但化为乡愁和梦中的呢喃
而且和你将远方
泥土、黑夜融为一体 （肖 东）

扑流萤

蝉在树上长鸣，
葫芦在月光里开花，
荷塘送来一阵阵清凉，
流萤，
用飘忽的鼓点倾吐着心声。
三点、五点、十点、几十点……
风一样跟着流萤奔跑，
快乐的笑容被一一点亮。
那些夏季的夜晚，
没有电扇，
幸有流萤可扑。
钻进玻璃瓶，
就多了一盏小灯笼，
小小的灯笼，
燃起了乡村孩子童年的梦想。
轻摇蒲扇，
翻开一本闲书，
记忆像萤火虫一样，
翩跹着、跃动着，
覆满灰尘的文字一个个鲜活起来。 （李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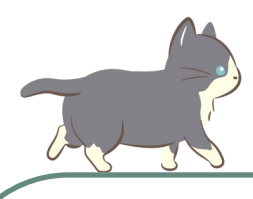
扬场

风起时，父亲用木锨
将麦子扬向空中
饱满的麦子，垂直落下
瘪麦子，飘在不远处
杂质与灰尘，被风卷走

父亲将好麦子
扛进粮仓，并留下明年的种子
将瘪麦子加工成牲口的饲料
其余的，弃之不理

风，就是这样
透明、直白、纯净。

我，也是父亲眼里的一粒麦子
却在一夜之间
被风送向了远方 （刘 峰）



一只猫

□ 杨治钊

周末，我坐在书桌前托着下巴，眼睛盯着书上扫描。这时，一个微弱的声音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侧耳细听，声音很轻微，“喵喵”的，勉强听到，是猫的声音。我走出去寻找，一只猫在门口被我发现了。

这只猫，脑袋圆圆的，耳朵尖尖的。全身呈蓝灰色，色泽纯正，颜色均匀，没有明显的条纹，毛发犹如细腻的丝绸。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毛茸茸的，看起来很蓬松。一双蓝幽幽的眼睛，睁得滚圆，犹如两颗晶莹剔透的蓝宝石。从这幽蓝色的深邃中，透露出一种纯净而清澈的模样，闪露出了一颗好奇而悸动的心灵。

我想：“咦！这只猫真可爱，从哪里来的？难道是它生病了，有人故意把它遗弃的吗？”但看到它不像生病的样子时，又觉得“也有可能是猫无意间走失的，主人并不知道，也许正在焦急地寻找……”猫不停地叫着，甚是可怜，我开门把它让进屋来。它肯定是饿了，它一定是饿了，得给它找一些吃的。

打开冰箱一看，里面有纯牛奶和面包。这是我明天的早餐，但我却给猫吃。这只是权宜之计，我想也许猫的主人很快就会找到这里来，然后把它带回去……我装了半碗冷牛奶，撕了一小块面包，向它走过去。在这闷热的天气，这算是不错的饮料与食物。我小心翼翼地去接近这只猫，这个可爱的东西并不在意。它抬头看着我，眼里充满了信任。我把牛奶与面包放在地上，猫看了一眼，犹豫了一瞬间，转身来到跟前，好像正等着主人喂食一样。

我弯下身子，用手轻轻抚摸猫脑袋。我以为会打断它吃食，但恰恰相反，它吃得更快，也许怀疑抚摸它的手会把面包牛奶拿走。猫虽允许我抚摸，但它停了下来，不安地蹲着。我一看，原来是吃光了。“没有了，就这些了，这是我明天的早餐呢，我都给你吃了……”猫仿佛听懂了我的意思，但似乎没有吃够，“喵喵”地回应。叫了几声，就不再叫，摇了摇尾巴，算是答应，然后舒服地躺在地上。

我本来打算把这猫留下来，但当我再仔细看时，那只猫却是宠物猫，因为它的爪子被人剪了的。我不需要这样的，我需要的是一只能够捕捉老鼠的猫。

这样想着，我就把这只猫发到微信群里，写了一则“寻猫启事”。果然没过多久，猫的主人找上门来，把它接走了。

夏日雷雨

□ 刘恒菊

小时候，夏天的雷雨总叫人心惊胆战。

夏日，母亲带着我在田地劳作，只要天上黑云翻滚，天色迅速黑下来，她会迅速拉着我往家跑。

常常我们刚跑进院子，闪电忽然照亮小院，紧接着雷声就炸裂开来。母亲拉着我，一跑进屋里，“哐”的一声就把木门关紧，插上门栓，等待震耳的雷声消失，等待大雨停止。

有时，母亲拉着我刚跑进村庄，天上黑云不知何故迅速消散，天也恢复大亮。估计雷雨赶到别处逞威风去了。母亲松了一口气，拉着我，再向田地走去。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午后母亲带着我在东岗上锄地。闷热的东岗上，忽然刮来一阵凉风，稍后见天边乌云滚滚，天霎时阴暗下来，乌云跑得极快，很快东岗的天空就堆满乌云，让人恐怖的黑云，仿佛快速在生长，在用力向下压低天空。

母亲大惊失色，她扔下锄头，拉着我，在无边的庄稼地里快速奔跑。跑着，跑着，一些白亮亮的超级大雨点砸了下来。闪电忽然划亮天空，母亲立刻停止奔跑，把我按倒在地上，她迅速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住我，双手捂住我的耳朵。我们刚刚蹲下，撼天动地的闷雷炸响了，东岗为之震颤。雷声刚歇，大雨瀑布一样从天而降，母亲又起身拉着我向前跑。

大雨无情浇淋，眼睛都很难睁开，东岗的泥路已湿滑难走。我和母亲在瓢泼大雨中不知摔了几跤。等我们母子踉踉跄跄接近村庄，闪电依旧纵横在天，雷声依然忽远忽近滚动不停，大雨仍然浇灌不止。

跨进屋子，我和母亲都瘫倒在地上……那次大雷雨后，母亲去东岗干活，再也不带我去。

太极拳一味

□ 刘益鸿

习练太极拳，于我而言是一条回归本心的路。在我看来，太极拳是一本无字天书，其神韵悠远，理趣深宏，旨在“一”字上。

想练好太极拳，首先就要一门心思地下苦功夫。我练的是陈式太极拳，相传起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虽然我的劲力尚浅，但我仍沉醉于太极拳中。找个安静的地方沉气开步，自金刚捣碓、单鞭而白鹅晾翅，使到上步七星、双摆莲，金刚捣碓而合太极，凝重如山而轻灵似羽。进入了太极拳的境界则犹如品茶，余韵绵长，欲说还休，不知不觉中一上午便倏忽而过。太极拳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看似轻柔缓慢，实则是因为拳架的个中滋味，非慢盘细悟不可。一趟拳行下来，往往便觉大腿吃力，周身出汗，更何况陈式太极拳以刚猛闻名，有不少腾挪跳跃、猝然发劲的招式，实不比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来得轻松。正如太极拳论里所说：“…虽变化万端，而理唯一贯：由著熟而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一以贯之，招式虽各有不同，但都是为了从不同的角度培养身体对于太极劲的体悟和协调，所以想练好太极拳，心思在一不在多，非熬过一段勤苦乃至枯燥的时日用以打磨基础，不能见到太极拳的无限风光。

“举步轻灵神内敛，莫教断续一气研”，严格来说，太极拳是没有所谓招式的，只有取其干而摒其枝，悟其“一”而忘其“繁”。而行家们爱说一句话：“上盘轻，中盘活，下盘稳”，实为太极拳的不传之秘，倘若有人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则举手投足、行走坐卧皆成太极拳。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在推手较量上这点体现的淋漓尽致。我的老师身材普通，一眼望去平平无奇，可是我每每与他搭手之时，不论自己如何用力，总感觉自己重心不稳，他原地不动，只需轻轻一带，便能把我像木偶一样摔在地上。套路也好，推手也罢，都只是为了让练习者能更好地把握太极拳粘连粘随、运若抽丝的妙用，自身下盘稳定，并能于瞬息间猛然发劲，是太极拳的刚；以弧线的形式破坏对手的重心，粘连对手的劲力，则是太极拳的柔。

练拳练久了，人会不自觉地变得安静下来。我本身是个急性子，练拳以来却也颇得静心凝气、虚室生白之三昧。太极拳是一门哲学，可是在行拳之时不能刻意思考——你只管把肢体交给拳架，头脑则是一片空白。杳杳冥冥，非尺寸之可量；浩浩荡荡，非涯岸之可测，日常生活中有太多杂念在脑海中此起彼伏，在拳境之间不妨将它们暂时忘却。只此忘之一字，则是无物，养气养神。人最为可贵的是一颗本心，守住它方能在生活中获大自在。太极拳本是一门调御内心的学问，与外物无关，然而恐怕便是这无用之用，才是汲汲营营的现代人最需要的大用吧。

太极拳有味，其味在一心尔。

本报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团结路1号 邮编：730010 传 真：0931—8926232 甘报集团印务分公司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6200004000228